

科学、文化与人 经典文丛

南极夏至 饮茶记

——金涛散文

金涛 ◎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POPULAR SCIENCE PRESS

科学、文化与人 **经典文丛**

南极夏至饮茶记

——金涛散文

金涛 著

科学普及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极夏至饮茶记:金涛散文/金涛著.-北京: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3.2
(科学、文化与人经典文丛)
ISBN 978-7-110-08008-5

I . ①南… II . ①金…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07787号

南极夏至饮茶记——金涛散文

出版人: 苏青
策划编辑: 徐扬科
责任编辑: 吕鸣
装帧设计: 耕者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孟华英
责任印制: 李春利 马宇晨

出版发行: 科学普及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6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电话: (010) 62173865
传 真: (010) 62179148
投稿电话: (010) 62176522
网 址: <http://www.cspbooks.com.cn>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110-08008-5/I · 300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本发行部负责调换)



金涛简介

金涛 科普作家、科幻小说家。高级编辑。1940年生，祖籍安徽黟县，世居江西九江。1957年毕业于江西省九江二中（原同文中学），同年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1963年毕业，先后做过教员、编辑、记者，出版社社长、总编。现已退休。

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说《月光岛》《台风行动》《冰原迷踪》《失踪的机器人》《马小哈奇遇记》，童话《谁是凶手》《大海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暴风雨的夏天》等。

1984—1985年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被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授予二等功。1991年7月获“范长江新闻奖”提名荣誉。1996年被授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上篇】

古代文明与气候变化	2
观海遐思	8
太湖忧思录	16
警惕生物入侵	25
从《风语者》想到无形的文化遗产	31
敦煌壁画与马镫	37
徐霞客与纳西族的友情	41
徜徉在芳香的世界	49
火地岛见闻	57
世界的末端博物馆	66
复活节岛之旅	71
追踪哥白尼的足迹	89
翡翠冷翠纪事	98
水城之夜	105
死城庞贝	110
沧海孤岛	117
徜徉在艺术的殿堂	122
莱蒙湖畔	130
细雨蒙蒙山中行	136
郁金香、风车和北海的风浪	142
苏伊士运河纪行	145
卢克索访古	151
寻访“太阳的子孙”	157

无顶之屋与厄尔尼诺	163
我怀念那遥远的小城	167
登上南极半岛	174
南极夏至饮茶记	181
纳尔逊岛的小木屋	186
塔斯马尼亚的怀念	191



【下篇】

故乡的随想	202
荷之思	207
石钟山访古	211
寻找春天的芳踪	217
瓷都春色	223
马尾沟畔利公墓	227
三不老胡同忆郑和	233
秋到白洋淀	237
甪直行	242
重游武夷山	248
雾啊，西双版纳的大雾	255
瑞丽江畔采风	260
梦之湖	265
记花莲	270
阿里山随想	279
后记	282





【上篇】

古代文明与气候变化

新年伊始，许多媒体相继报道了一条很有趣的科技新闻：约在公元8世纪和9世纪之间，世界范围内的干旱可能促成了中国唐代文明和墨西哥玛雅文明的衰落。有的媒体的报道更是直截了当：“罕见的季风期异常导致唐王朝统治晚期灾荒连连，进而作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加速唐朝灭亡。”这一结论是由德国、中国和美国学者共同完成的。科学家们对中国南方玛珥湖和委内瑞拉海岸附近Cariaco盆地的沉积物进行了研究，以期寻找古代气候变化的规律。他们的论文发表在2007年1月4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

(一)

据报道，中国南方玛珥湖位于广东湛江市西南18千米处的湖光岩国家地质公园内。湖光岩是世界上最大最典型、保护最完整的玛珥湖。1997年，经中德科学家考察确定，湖光岩是距今14万~16万年前由平地火山爆炸后冷却下沉形成的玛珥式火山湖，面积2.3平方千米，由火山口湖与火山熔岩组成，湖深400多米。湖水在四周火山堆的保护下，不受外界水系干扰，长期自然沉积形成的湖底沉积层，是十几万年地球演变留下的“天然年鉴”。研究这部“天书”，可以了解近十万年来动物的兴衰、植物的演替、人类活动的影响及一些重大古气候突变事件的过程。

众所周知，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在漫长的地质年代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海陆变迁的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伴随着地壳运动，全球的气候也发生巨变，生物界也因为环境的改变或进化或灭亡，不断繁衍出新的种群。不过，



古玛雅人的杰作——太阳金字塔

3

除了骤然出现的火山爆发、大地震、雪崩、泥石流带来的剧变而外，这里所说的变化，通常是指大范围的地理空间，其时间的跨度多数是很长的，往往是几千万年或上亿年。地质学家根据各地的地质构造、岩石特征、生物化石等信息遗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可以揭开地球的变化规律，给我们描绘出遥远的地质时期地球的面貌。

这次由德国、中国和美国学者对中国南方玛珥湖和委内瑞拉海岸附近Cariaco盆地的沉积物进行的研究，通过地质记录揭示气候演变的趋势，之所以引起媒体的关注，我认为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在于科学家通过地质记录来研究气候的变化，已经精确到一千多年的尺度，也就是说，涉及了人类历史时期环境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地质学家还进一步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进而提出：从采集自中国湖光岩玛珥湖的沉积物

中发现，在公元8世纪和9世纪期间，亚洲夏季风变弱，发生了干旱，而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唐朝从辉煌走向衰落的过程。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模型非常类似于同一研究小组在此之前对采集自委内瑞拉海岸附近的Cariaco盆地沉积物的研究结果，他们由此推测类似的干旱也可能发生在附近的墨西哥。在美洲诞生的玛雅文明，经过70多年的衰落，在公元830年结束了，玛雅人留下的最后石刻日历记录是公元909年。科学家认为，夏季雨水的缺少可能与这些文明的急速衰落有关。导致这两次干旱的原因可能均是向南迁移的雨季模式剥夺了整个北部回归线地区的夏季雨水，而干旱带来的灾害也成为这两种文明衰落的一个主要因素。

(二)

自20世纪以来，对于人类有文字记录以来的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已经越来越引起科学家的关注。过去，限于科技手段的落后，更多的还是传统的观念，人们普遍以为，人类有文字记录以来的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微不足道的。按照一个经典的比喻，如果把地球诞生以来比作24小时，人类出现以来的历史不过几分钟，在这样短暂的时间跨度内，自然界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证明，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尽管人类的出现只有短短的几万年，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才几千年，但是在这个时期，除了自然界本身的变化，人类的活动也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开垦荒原，兴修水利，驯养家禽家畜，砍伐森林，兴建居民点和城镇等等，都打破了自然界固有的格局，加快了自然界变化的进程。由此，也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即历史地理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出现以来的历史时期地球自然环境的变化，其中特别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

历史地理学包括许多分支，如历史气候学、历史地貌学、历史动物学、历史植物学以及与人文学科交叉的历史人口学、城市历史地理、疆域沿革、自然灾害等。这门学科诞生时间不长，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人类对自然界干预的手段不断强化，地球环境的变化日趋加剧，认识并进一步揭示了人类出现以来的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规律，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

性了。在某种意义上，开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有着“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目的，它将成为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

(三)

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中国，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舞台。这是因为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农耕社会，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另外，自古以来，我国历朝历代都有修撰志书的传统，各种史书方志对于气候变异、自然灾害、地域沿革、人口迁徙等均有记载，这些历史资料，加上考古发现、碑记石刻等实物，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如孢粉分析、碳同位素、湖相沉积物和冰层中微量元素分析等，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以历史气候学来说，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此外，我国气候学家、地理学家对某一地区旱涝规律、冷暖变化、大雪严寒、气象灾害的历史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读徐近之教授《我国历史气候学概述》得知，陕西气象局气象台1976年编印的《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载：“陕西全省旱灾以8和15世纪为多，8世纪有20年全省旱，15世纪多至28年，夏秋旱灾频率为36%，次为春旱为19%，春夏连旱也不少，为11%，秋旱不过8%。”（参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30年前由中国学者提出的科学结论（即陕西全省旱灾以8世纪为多，有20年全省旱），和这次媒体报道的中外学者对中国南方玛珥湖和委内瑞拉海岸附近Cariaco盆地的沉积物进行的研究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当然，由此是否能下断语，唐朝的灭亡和玛雅文明的消失



南极夏至饮茶记

肯定是气候干旱引起的，我没有看过原文，对此尚存疑问。不过，这无疑是颇有新意、值得关注的见解。

(四)

对古代文明的兴衰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往往注重政治、经济、军事的决定性因素，这固然无可非议。但是也要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人算不如天算”，如果把这个“天算”撇开迷信的外衣，那么自然界不可预测的天灾导致的人祸，或是人祸导致的天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以致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进程。多年前，我在《多瑙河畔忆匈奴》一文中写道：“值得一提的是，近现代科学研究也开始用新的眼光去探究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以及民族大迁徙的问题。具体说来，发生在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向汉族农业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一些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也开始关注人类历史时期气候和环境的突然变化。由于气候干旱或者突然变得寒冷，致使草场大面积遭灾，以牲畜为生计的游牧民族面临生存的威胁，于是他们不得不向气候温和、土地富庶的汉族农业区域寻找生路，这就导致了民族间的武装冲突而爆发了战争。这种观点的提出，别开生面，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研究的新思路，当然要真正证明这一点还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特别是人类历史时期气候的变化、气温、降水、降雪量的逐年变化的精确数据，而恰恰是这一点，仅靠



遭灾，以牲畜为生计的游牧民族面临生存的威胁，于是他们不得不向气候温和、土地富庶的汉族农业区域寻找生路，这就导致了民族间的武装冲突而爆发了战争。这种观点的提出，别开生面，启发了人们对历史研究的新思路，当然要真正证明这一点还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特别是人类历史时期气候的变化、气温、降水、降雪量的逐年变化的精确数据，而恰恰是这一点，仅靠

文献记载恐怕还远远不够，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测试手段。”

文中还提到：“我们从古代文献的片言只语中发现，匈奴人在军事上的失利，天时不利也不容忽视。公元前71年，汉朝军队联合乌孙共同夹击匈奴，致使匈奴一部受重创。当匈奴单于统兵击乌孙返回时，史载由于天气突然寒冷，天降大雪，雪深丈余，匈奴人畜冻死无数。结果处于困境的匈奴遭到乌孙及汉军的东西伏击而遭惨败。‘元封六年冬，匈奴大雪，畜多饥寒死；诛贰师后，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本始二年，单于自将击乌孙，欲迁，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虚闾权渠单于之立，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汉书·匈奴传》）又如公元46年，匈奴所在的漠北草原‘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诸如此类的记载，无不使人对历史的复杂性增加了更深的理解与思考。”

由此也可以看出，对古代文明兴衰的研究，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对于揭示历史的真相是十分重要的。

（五）

今天，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所出现的变化，除了自然界本身的变化之外，由于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环境污染、有害生物物种的迁徙、疾病的传播、沙漠化、原始森林大面积消失等等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目前出现的暖冬、海水上涨、南北极冰层融化、高山冰川的迅速消退、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旱涝灾害……都在威胁人类的生存，这既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课题，也更是各国政治家必须认真应对的严峻现实，不可掉以轻心啊！



观海遐思

(一)

大海是看不够的，大海的涛声更是百听不厌。

这回去海南，住的旅店面对空阔无边的大海，从旅店大门横穿一条寂静的马路，穿过海边的渔人餐馆旁的小径，便是汹涌的浪涛拍打的沙滩了。

那几天，风很大，沙滩寂无人影，我便踏着细软的沙滩踽踽而行。浪涛从远处奔涌而至，后浪推着前浪，蓝蓝的浪涌翻卷着银色的浪花，像是排成整齐的队列，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岸边冲杀过来。那雄浑的气势不禁令人想起古战场上的金戈铁马，正在义无反顾地冲向敌阵。这当儿，沉闷的涛声令人为之动容，隐隐听见鼓角的悲鸣，战马的嘶叫，铁甲的铿锵，将士的呐喊……

浪涛的喧声是大海对人类的对话，抑或是大海的自言自语，我不知道。但每次来到海边，听见的涛声都不尽相同，仿佛传递着完全不同的信息。大海的情感是无比丰富的，她温柔似水，刚烈如火，时而宁静，时而愤怒，时而忧伤，时而和蔼可亲……

黎明之际，曙光在天边升起，淡淡的霞光染红了海水，这时的大海如同婴儿从睡梦里醒来的喜悦，涛声如歌，欢欣雀跃，使你不由地受到感染，内心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上苍的感激之情。

当夜幕笼罩，落日已沉入大海的怀抱，晚风阵阵，岸边的椰树在风中絮语，这时悠长而轻柔的潮水，似乎像一阵阵令人遐想的叹息。是感叹时光流逝，岁月无情，还是悔恨韶华不再，青春一去不复返，这就因人而异，不得而知了。

最喜欢的还是那深夜从窗外传来的涛声。我住的房间阳台拥抱着大海，



不论是狂风暴雨，还是月白风轻，当那潮湿的带有咸味的海风拂动窗帘，我静静地枕着涛声入梦。我的耳畔响起忽远忽近、时有似无的涛声，这时我仿佛听见母亲哼着摇篮曲的歌声，那是遥远的童年最甜美的声音，我看不见慈爱的母亲朝我微笑，我在母亲的怀抱里深沉地睡着了……

(二)

在海边上散步，常有意外的发现。

那天，我沿着潮水退去的沙滩走去，脚下是一簇簇褐色的海草，是被潮水冲上岸的。再往前，沙滩上出现一块巨大的木头，像是一根老树的树干，半埋在沙子里。

我好奇地看着这大海送来的礼物，仔细端详，从那整齐的横断面和粗糙的形状，断定它是一艘木船的船板。

它在海水里浸泡的时间大概有些年月，遍体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贝壳。那清一色像三角帆一样雪白的小贝壳，在旧船板上早已安了家：贝壳一端的软组织像草根一样深深地扎在上面，试着用手去拽，也无法将它们分离。

那千千万万的小贝壳和船板拥抱在一起，在大海的浪涛中漂流，不知经历了多少春秋，也不知道忽沉忽浮走过了怎样艰难的航程，如今总算在海南岛的沙滩上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我不是考古学家，无法知道这巨大的船板有过怎样辉煌的历史。它是从哪个港口下水的，它曾去过哪些国家，它是云帆高张的货船，还是追逐鱼群的渔船，我一概不得而知。

南海的风涛是险恶的，夏秋之际的台风，狂飙骤起，蛟龙翻腾，飓风横扫，怒海惊涛，它所属于的那艘船是在这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中不幸沉没，还是因为迷失航向触礁失事，我也无从推断。那船上的水手和渔民是否得救，还是和他们的船只一同葬身大海，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妻儿老小在岸边日夜呼唤着，期待着他们归来，他们可曾知道……这些，只有大海才能回答。

大海，用她特有的方式，诉说着人世间的苦难，那是年复一年永无停息的涛声……

(三)

到海边拾贝，有没有收获，都是无比愉快的。

我在海滩漫步时，常常弯腰俯看脚下的沙子，也许是捡拾者太多的缘故，这一带几乎见不到像样的贝壳，偶尔在潮水退去的泥沙中，有少量的蛤蜊和珊瑚的残骸，对于贝壳的收集者，这里显然不是理想之地。

人来人往的海滩，见不到贝壳的踪影，这也是普遍的现象。后来去三亚的亚龙湾，也是在贝壳馆的展柜，以及出售贝壳的商店，见到琳琅满目的贝壳。不过，在夜幕笼罩的三亚街头和天涯海角景区，到处遇到兜售贝壳的小商贩。贝壳的种类也很繁多，硕壮厚重的唐冠螺、色彩艳丽的法螺、造型优美的鹦鹉螺、圆润光滑的宝贝、遍体生棘的骨螺……更多的贝类我叫不上它们的名字。贝壳的价格相差也很悬殊，但在天涯海角景区，用10元钱可以买一小袋子各式各样的贝壳，却是物有所值的。

贝壳是大海中的小精灵。把玩着那一个个造型奇特、色彩绚丽的贝壳，你不能不感到造化的神奇。在地球上林林总总的动物中，鸟儿筑巢，鼠类掘穴，然而最杰出最完美的建筑，恐怕要数软体动物栖身的贝壳了。

对于多数毫无进攻能力的软体动物来说，贝壳犹如一座防卫森严的城堡。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为了生存，它们日复一日地修筑自己的城堡，随着身躯逐渐长大，城堡也要不断扩大、不断加固。有的贝壳所以有突起的瘤，或者长出尖刺状的棘，据说并非是为了美观，而是对付天敌的武器，它使人想起城堡外围筑起的一道又一道铁蒺藜。当然，贝类中也有一些凶猛的小家伙，像芋螺，它的贝壳也很漂亮，可是体内有毒腺，能杀伤其他动物，厉害得很。至于像砗磲那样巨大的贝壳，自当别论，能够和它比试高低的软体动物，大概是不多的。

生物进化的执着是令人感动的。生活在海洋中的多数软体动物，作为生命现象的弱势群体，从来是许多生物掠食者的美味佳肴，海鸟、海兽、蟹莫不是它的天敌。当捕食者袭来时，如果躲闪不及，孱弱温顺的贝类只能蜷缩在它的城堡里束手就擒，毫无招架之力。不过，即便如此，这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经历了海陆变迁的山崩地裂，冰河覆盖的酷寒，目睹了恐龙称霸一时的盛世，也见证了恐龙的悄然灭绝……它坚韧不拔地在世界各大洋安家，生息繁衍。它那柔弱的身躯蕴藏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刚强和不屈不挠。不论在热带、温带或者在南北极，从海边的潮间带到大洋深处，都能找到它们的踪迹。在南极冰雪大陆和岛屿的海边，在浪涛拍打的礁岩上，我就见过很多贝类。

美丽的贝壳令人赏心悦目，它是大海孕育的艺术结晶，也是潮汐波浪千万年塑造而成的精灵。即使魂归大海，肉体无存，它也要把美丽的贝壳遗留大海，随潮水涨落而漂流，追浪花而永生，这是何等地潇洒，何等地一往情深。

在生物学家眼里，千娇百媚的贝壳，如同人类在不同时代建造的式样不同的房屋一样，实际上是地理环境和时间的产物。贝壳的形态，它那奇妙的造型，色彩缤纷的条纹，旋转的内部构造，厚薄不同的壳质，不仅是分类学的重要依据，本身还包涵了很多关于地球气候、海洋、地质等等方面的信息。当软体动物死去，它营造的贝壳却得以保存。科学家从贝壳的形态和它的物质构成，不难捕捉大自然过去的信息。这和考古学家从人去楼空的古建筑废墟，寻觅逝去的人类历史，大概是同一个道理。

观赏贝壳，可以聆听大海的涛声……